

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

念好“领富、创富、增富、兴富”四富诀

以中国职教经验
促进世界职教发展系列谈④

杨欣斌

立足数字化转型 赋能高质量发展

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发布的《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天津共识——32国部长宣言》(以下简称《天津共识》),为全球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提供了遵循。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引领下,产业、教育都面临历史性变革,职业教育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天津共识》提出“共同开展合作,加强青年绿色技能和数字技能,将资源合理利用的课程模块纳入教育评价体系”的倡议,为职业教育依托现代数字技术,推动产教融合数字化赋能、教学改革数字化升级、管理模式数字化转型,打开了新思路、拓宽了新视野。

依托数字技术升级,打通产教融合模式堵点

企业需要即时化、效益化的技术响应,学校则注重长远性、公益性的教学布局,这种目标差异容易导致校企合作难以深入。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破解产教融合模式中的资源融通难题提供了全新思路。

一是校企联合创新智慧平台。建设集决策支持、教育管理、职教研究、社会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产教融合大数据中心”,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和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实践提供数据支撑和平台支持。建立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需求的数据库,持续跟踪人才需求数据,加强产业前沿敏锐追踪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的专业研判,促进专业布局与产业结构紧密对接。

二是校企联合建设数字实训平台。共建数字化生产性实训中心,学校师生与企业教师进行线上教学,使教学直接对接生产一线。共建集成线路、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训练中心,通过实验、实训、实习三个阶段,培养掌握核心技能的数字工匠,使教学直接对接技术前沿。

依托数字资源创新,突破教学改革关键节点

黑灯工厂、灯塔工厂已经遍地开花,旧有的教学模式难以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新数字化技术为教学能力、课程资源和教学方法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是数字赋能教学能力提升。建构教师数字化能力模型,编制以“数字素养—数字思维—数字能力”为核心的数字时代教师能力图谱。开发教师数字化能力培训课程和项目,打造教师数字化专业能力全周期培训体系。开发教师数字化专业能力评价标准与证书,建构分模块、分等级的教师数字化专业能力认证体系。

二是数字赋能课程资源建设。打造数字化教学赋能平台,实现备课资源供给、课程资源共享、教学过程控制等功能的有机整合。构建数字化专业教学资源库、线上课程资源,有效拓展学习空间。

三是数字赋能教育教法改革。开发学生数字化画像系统,对标数字能力需求,编制人才培养方案。研发自适应学习系统,强化学生学习大数据分析,根据学情分析个性化定制课程方案。全面普及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虚拟仿真教室,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新模式。

依托数字化转型,找准管理模式革新发力点

数字化转型为优化传统管理模式提供了全新路径,是推动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一是推动数字化新基建。持续推进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建设高速泛在、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打造融合创新、多元共享、安全舒适的教育教学数字化环境。

二是推动数字化治理模式转型。构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模型,开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标准。实施数字化领导力提升计划,探索“首席数字官”制度,培育数字化转型领导人才,大力提升学校干部队伍的数字化洞察力、数字决策力与数字执行力。

三是推动数字治理模式出海。建立全球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交流平台,推动国际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模式推广。推出全球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标准,凝聚各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共识,有效提升我国在世界职教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影响力和引领力。

(作者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职前职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浙江职业院校在建构高质量学历职业教育体系基础上,从“前”“后”两端寻求新突破,满足人的全生命周期技能发展需求。向“前”拓展,积极开展职业启蒙和职业体验教育,职业院校建成了遍布全省各地、覆盖多行业领域的职业启蒙和职业体验基地,开展现场参观、操作演示、互动体验等活动,为中小学生学习职业兴趣、职业认知和技能报国信念培养提供了广泛的职业体验选择空间;向“后”延展,联合行业企业协同构建形式多样的实体化职后培训机构,如与地方政府联合打造区域性公共实训平台,针对重点产业需求联合龙头企业共建特色产业学院,牵头成立跨区域、跨行业的产教联合体等。

服务满足社会重点群体技能发展需求,打造精准敏捷高效的技能培训体系。聚焦重点产业领域紧缺技能人才需求,浙江职业院校联合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开展需求调研和培养规划,制定重点产业领域紧缺技能人才目录,联合行业和企业共同建设培训平台,在乡镇(街道)设立技能培训站点,开展“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打造“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聚焦重点人群技能增新需求,浙江职业院校还积极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创新适应老龄人群需要的技能学习模式,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做好退役军人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技能培训,积极开展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就业技能培训,促进重点群体实现技能就业。

4 汇智兴富 激活乡村振兴的“强引擎”

强化科技助农,助力先进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浙江职业院校将技术和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涵盖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精准营销等全产业链的技术创新服务,不断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职业院校积极整合校内外农业科研资源,与农业科研院所、涉农企业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产学研一体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选派具有专业特长的教师作为科技特派员深入乡村一线,与农民面对面交流,现场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积极推广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等新型农业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结合乡村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帮助乡村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通过培训电商人才、建设电商服务平台、完善物流网络等,帮助农民拓宽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效助力乡村振兴新业态的创新与发展。

全面链接乡村发展,深度参与乡村规划与治理。浙江职业院校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乡村规划提供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职业院校围绕小城镇综合整治、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农村污水治理等重点工作,选派专业技术精湛的师生组建技术服务团队,为乡村规划、农房设计、农污治理等提供技术支持。此外,职业院校积极参与农村图书室、地方特色博物馆、乡村振兴主题文化墙建设,组织开展贴合乡村实际需求的公共文化活动,积极推广手工艺和传统农业生产技术。既有效保护和传承古村落、古祠堂等文化遗产,拓展和丰富现代化乡村的文化公共空间,又在保护传承中通过创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如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结对帮扶丽水市青田县贵岙乡、小舟山乡和横埠镇等,学校长期选派教师驻村工作,围绕小城镇综合整治、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农村污水治理、经济薄弱村消除等开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作者系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浙江省委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1 党建领富 把稳赋能共富的“方向盘”

实行“党建+共同富裕”模式,党建统领将赋能共同富裕真正落实到办学实践中。浙江职业院校将赋能共富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结合,以赋能共富的成效评判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确保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同向同行。如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建立“党建+”帮扶新模式,成立由党委书记、校长担任组长的乡村振兴与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党委会、校长办公会等专题研究帮扶工作,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实现了党建与共同富裕的同频共振。

打造校地党建协作共同体,增添地方共同富裕事业发展新活力。浙江职业院校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的合作,通过校地党建协同,打造了校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共富新格局。通过党建共同体的建设,为地方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为双方开展全方位、各领域的深度合作提供合作平台;职业院校充分发挥科研、人才、教育等资源优势,推动人才团队、创新项目、基地平台、教学实体向地方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与武义县联合成立了“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中共武义县委同心共富党建联盟”,双方以“党建引领、联盟连心”为新起点,围绕“共建基层培训学院、共育技术技能人才、共促产教融合发展、共谋区域智库联盟、共探基层治理模式”五个方面全力推动县校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了县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2 融产创富 架起产业升级的“立交桥”

积极建构与省域、市域重点产业发展相匹配的职业院校与专业布局体系。浙江职业院校锚定浙江省重点产业规划布局,聚焦浙江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培育,科学研判人才需求趋势,更加精准、更超前地谋划职业院校和专业布局,完善职业教育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布局体系。重点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长三角、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需求,积极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现代消费与健康、绿色石化与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组建专业群,适配新经济、新技术、新职业,加快传统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同时,浙江职业院校依托特色优势专业群,联合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多种形态的新型产教融合组织,推动完善“产学研训创”一体化功能,为区域产业集群跃迁提供全新动能。

推进优质高职教育资源下沉县域,布局建设一批中高职一体化的县域特色产业学院。县域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重心和核心主阵地。浙江职业院校依托自身专业优势主动下沉县域,与县域政府及相关企业、协会等共建了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的县域特色产业学院。这些县域特色产业学院对接县域块状经济中的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设置专业,创新实践“在地培养”模式,实施“校—企—校”一体化的工学交替,实现优质高职、县域中职与本土企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育人,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技能人才。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在永康市人民政府统筹下,与永康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开展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试点改革,共建“浙中五金智能制造产业学院”,打造中高职一体化、“产学研训创”一体化、培养培训一体化的区域产教联合体,有力支撑区域电动工具区域特色产业发展。

3 提技增富 锻造富民增收的“金钥匙”

服务人的全生命周期技能发展需求,推进



金华职业技术大学与永康职业技术学校共建“浙中五金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图为产业学院学生进行技能实训。 学校供图

Q 职教前沿

王振洪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职业教育在赋能共同富裕上大有作为,不仅是驱动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的动力源,通过培养能工巧匠、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可以有效支撑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助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也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平衡器,通过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受教育者的收入水平,通过重点帮扶欠发达地区可以弥合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鸿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浙江的核心任务,浙江的职业院校对标对表、积极对接,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经验做法并取得一定的办学成效,概括而言,就是念好“领富、创富、增富、兴富”四富诀。

Q 研者视界

肖龙

当前,我国人口变动呈现出少子化、流动化、老龄化等趋势,这些变动趋势在县域中更为显著。人口变动将给县域中职带来何种挑战?县域中职又该如何应对?

保持“少而精”的办学定力

自然增长率下降叠加大规模流出,导致县域常住人口规模尤其是学龄人口规模不断下降。按照当前普通高中优先的招生制度,未来县域中职将面临严峻的生源危机和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县域中职需要主动进行布局结构调整,保持“少而精”的办学定力。

“少”并非意味着“消亡”。一方面,取消县域中职与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的政策要求不符,会导致教育同质化。另一方面,取消县域中职推动体系高移,可能会造成教育过度与技能错配等问题。理性的做法是,综合考虑产业发展与办学条件等因素,主动调整中职学校布局结构并集中力量办“精”。

要做到“精”,需要提升中职专业的聚焦度与适应性。县域中职必须立足县域资

县域中职如何应对人口之变

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焦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做好技能预测与需求分析,不断优化专业布局。要做到“精”,还需从多维度重塑县域中职人才培养模式,包括从过度偏重管理和升学的“兜底式”与“普教式”培养模式,转变为贯穿全过程德育、彰显职教类型定位、聚焦技术思维和职业技能奠基的培养模式;抓住优质高职下沉至县域的契机,以长学制贯通式培养模式重构中职课程、教材与实习实训等关键要素。

拓展“流与留”的服务面向

当前,县域人口呈现出县域内“乡—城”流动和县域人口外流的双重流动景象。流动的另一面,是县域内广大农村地区仍有相当规模的“留守”人口。为此,县域中职需要针对“流动”与“留守”人口的发展需求,主动拓展服务对象与范围,积极调整办学重心,将职业培训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打破围墙、开门办学。

面向“流动”人口开展职业培训,助力“市民化”转型。职业技能是流动人口高质量就业与社会融入的基础。为此,县域中职需要广泛开展面向具体岗位的技能

准备、提升与更新培训,同时还要关注“平台化”“零工化”等新就业形态对流动人口带来的挑战,开展旨在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就业韧性的终身化培训。此外,为帮助流动人口实现“市民化”转型,县域中职还需适当开展包括居住、育儿、医疗、社保以及政治参与等方面在内的生活技能培训。在方法上,可借助数字化手段,降低参与培训的门槛与成本,以适应流动人口的工作与生活特点。

面向“留守”人口开展职业培训,助力“新农人”成长。县域中职要面向“留守”人口全员及其全生命周期,紧扣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开展针对性和持续性培训,为乡村振兴培养出一批“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等“新农人”。在培训方式上,要从“介入”乡村走向“融入”乡村,积极开展在地化培训,将职业技能培训送到田间地头、生产车间与百姓家门口。

探索“优转优”的发展增长点

调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县域总人口的比重及其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县域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

段。以县域中职为主阵地积极推进教育领域适老化转型,既是化解县域老龄化之“忧”的重要手段,也是破解县域中职生存危机之“忧”的发展增长点。

适应“银发经济”,积极增面向县域老年服务产业链的相关专业。随着县域老龄人口抚养比持续攀升,县域民众对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愈发明显。县域中职需要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引导相关专业向健康科技、养老照护、老年旅游等方向进行适老化改造。

挖掘“长寿红利”,探索转型为“教医养合一”的县域老年服务中心。未来,老龄人口将成为县域社会的主角,生产生活以及教育文化事业都需围绕这一群体进行重组。为此,县域中职需要将教育与培训资源逐步向老年群体倾斜,通过开展包括生活与角色适应、工作与职业发展、生命与自我关怀等方面的教育,促进县域老龄人口向“再社会化”与“再技能化”,助推老龄化风险转变为人口“长寿红利”。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聘副教授,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职业教育助力技能型乡村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践策略研究”[项目编号AHSKQ2022D096]阶段性成果)